

西漢會要

五





西漢會要

(五)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二十

宋徐天麟撰

禮十五凶

服制

孝文遺詔曰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旣不敏嘗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器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本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

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本紀

結以倚廬。

揚雄傳注云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還舉

服舍。

江都易王傳師古曰

廬聖室之次也。

喪葬

雜錄附錄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

已下棺也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

本紀

惠帝卽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

本紀服虔曰斥土墳土也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櫟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無石櫟又何成焉文帝稱善。

張釋之傳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

本紀

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喪事不辦免。

田蚡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

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元帝崩。有司言乘輿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紀成

哀帝建平二年。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殯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

葬康陵。本紀

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本紀

雜錄

楚元王夫人薨。賜塋。楚元王傳師古
謂爲界域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

本傳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李廣傳

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

本傳

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賜金錢繪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櫟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轓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

霍光傳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

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竊水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殮。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本傳

恤死事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高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櫬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高紀

文帝十四年。鉗侯孫單父卬以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功臣表

紀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

灌夫傳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爲列侯。

本紀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表百官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徐天麟撰

樂上

樂舞雜錄
附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旣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

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二百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原鬻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譽揚功德既信美矣譽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于當

世遺譽垂于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闢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曄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斷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予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

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祔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簴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絳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洞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汚自若。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禮樂志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饌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害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蹠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謗謗聖制當族。樂志。

雜錄

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百官表。

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律歷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勾。聖王已沒。鐘歌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蕭何傳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郊祀志

宣帝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本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本紀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上，墮銅丸以擿鼓，擿持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皆於是上嘿然。

而笑。史傳母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者。

紀本

西漢會要卷二十二

宋徐天麟撰

樂下

樂章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聽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官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々人情。忽乘青元。熙事備成。清思勃勃。經緯冥冥。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臻。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嵬。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